楓巖輯話 一

共十

楓巖輯話目録

卷之一

三韓地方之辨
東方地名之辨
東方國都紀畧
斡木河愀拓事紀畧
日本國記聞
檀君史紀辨疑
箕子封朝鮮辨疑
檀君以下諸國所自出之辨

世祖朝丁亥吉州人李施愛叛伏誅
睿宗朝記聞
睿宗朝柳子光誣殺南怡
成宗朝記聞
燕山母廢妃尹氏賜死事紀畧
卷之三
燕山時尹弼商柳子光李克墩等搆成戊午史禍
燕山甲子士禍紀畧
燕山事跡紀畧
中宗朝丙寅反正記事

中宗朝丙寅靖國功臣等啓廢王妃愼氏
中宗朝金詮南袞沈貞等誣成己卯士禍
中宗朝己卯賜趙光祖死金淨金絿等並絶島安置
中宗朝辛巳安處謙等被誅金淨奇遵賜死
己卯禍後記聞
中宗朝壬辰朴嬪賜死事紀畧
仁宗朝記聞
卷之四
明宗朝鄭順明李芑尹元衡等構成乙巳士禍
明宗朝丁未鄭彦慤誣成壁書獄

明宗朝記聞
明宗朝壬戌討平海西賊林居正
丁卯定策紀畧
宣祖朝記聞
宗系辨誣事顚末紀畧
宣祖朝沈義謙金孝元等東西分黨

卷之五
宣祖朝己丑鄭汝立謀反伏誅
宣祖朝庚寅崔永慶瘐死獄中
宣祖朝壬辰倭大擧入寇

宣靖陵事紀畧
宣祖朝壬辰諸道起義兵討倭
宣祖朝丙申李夢鶴作亂伏誅
卷之六
宣祖朝丁酉倭復入寇
征倭天將列録
東人分為南北黨北黨分為大小北
宣祖朝末年記聞
光海時鄭仁弘李爾瞻等搆殺柳永慶
光海殺兄臨海君珒

光海殺國舅金悌男廢大妃幽于西宮

光海時戊午建奴寇遼東我將金應河死之

光海時記聞

卷之七

仁祖朝癸亥反正記事

仁祖朝甲子李适叛伏誅

仁祖朝丁卯金人來寇

仁祖朝丁卯橫城人李仁居叛伏誅

仁祖朝戊辰柳孝立謀反伏誅

仁祖朝甲戌祔元宗于太廟

仁祖朝丙子清大擧兵來
仁祖朝丁丑與虜講和
仁祖朝記聞
孝宗朝記聞
顯宗朝記聞
肅宗朝記聞
卷之八
德行 家法
道學
雅量 器局

智慮
識鑑
言語
氣節 義氣
忠憤
清簡
勁直
謹慎
勤儉
賞譽

卷之九
品藻
夙惠　早達
聰敏
譏警
政事
典憲故實
俗尚
科苐
知遇

寵異
體貌
炯幾
恬退
隱遯
韜晦蹤跡
屈滯

卷之十

豪爽
任放

坦率　踈脫

佯狂

果斷

行權　處變

固執不通

驕傲

威猛

剛戾

勇替

宴勝

壽考
喪逝
術藝　堪輿　論相　談命
異徵
寘應　詩讖　言讖　夢兆

楓巖輯話卷之一

地志

三韓地方之辯

新羅疆界古傳記不同杜佑通典云其先本辰韓種其國在百濟高麗二國東南東濵大海劉煦唐書云東南俱限大海宋祁新書云東南日本西百濟北高麗南濵海賈耽四夷述云辰韓在馬韓東東抵海北與濊接新羅崔致遠曰馬韓則高麗卞韓則百濟辰韓則新羅也此諸説可謂近似焉按兩漢志樂浪郡距洛陽東北五千里註曰屬幽州故朝鮮國也則似

與鷄林地分隔絶 三國地理志

三韓之說亙有異同然朝鮮王準避衛滿之亂浮海而南開國號馬韓至百濟温祚王立遂并之今之益山有古城至今人稱爲箕準城則馬韓之爲百濟無疑矣辰韓新羅始祖赫居世所起之地新唐書曰卞韓在樂浪之地又曰平壤古漢之樂浪郡則辰韓之爲新羅卞韓之爲高句麗亦無可疑後漢書以爲卞韓在南辰韓在東馬韓在西其謂卞韓在南者盖自漢界遼東之地而云耳非謂卞韓在辰馬二韓之南也崔致遠因謂馬韓麗也卞韓濟也誤矣 東國通鑑

註

馬韓爲高句麗辰韓爲新羅卞韓爲百濟崔致遠已
有定論此非致遠創爲之說自三國初相傳之說也
高麗金富軾地理志亦以致遠之論爲是至其中葉
始有以金馬山在百濟之境平那山在高句麗之境
平與卞聲相近遂疑馬韓爲百濟卞韓爲高句麗然
而未有昌言指之者及金敬叔編周官六翼叙三韓
則云高句麗並樂浪卞韓百濟並馬韓帶方至叙三
國則直以高句麗爲馬韓百濟爲卞韓一人之言自
相矛盾何足道哉

本朝權近李詹等修東國史略乃斷然以馬韓爲百濟卞韓爲高勾麗以錯亂千載已定之說未知何謂也輿地勝覽

三韓之時馬韓最大統五十四國辰卞二韓各統十二國則今益山以南無地可容五十四國矣意者馬韓王都其南密近於卞韓而東北則與樂浪靺鞨沃沮等封疆相接其後高勾麗東明王起於樂浪而盡有馬韓東北之地後人稱麗爲馬韓者蓋以此也後漢書載卞辰在辰韓之南亦與倭接又曰卞辰與辰韓雜居不曰卞韓而曰卞辰是雖懸聞之稱亦可以

知二韓之相隣附也新羅赫居世十九年卞韓以其國来降其後百濟旣滅馬韓兵力强盛蚕食新羅卞韓舊地智異山以西盡爲所并後人稱濟爲卞韓者盖以此也乃何近歲於金馬平邦之説謂馬韓在百濟封域之中遂以爲百濟字 輿地勝覽

我東方自檀君肇國箕子受封皆都平壤漢置四郡二府自是三韓瓜分馬韓統五十四國辰卞各統十二國然無啚籍可考厥後新羅高勾麗百濟三國鼎峙新羅之地東南至海西至智異山北至漢水高勾麗東至海南至漢西北踰遼河百濟西南至海東至

智異山北至漢然三國地醜莫能相尚後新羅滅麗濟幅員益廣

按高麗世祖説弓裔曰大王若欲王朝鮮肅慎卞韓之地莫如先興松岳云則以高句麗為卞韓非權近創説又通鑑唐太宗紀百濟下小註云百濟之國馬韓之屬也則百濟之為馬韓亦有所據又按本史百濟遣使馬韓告遷都定疆域北至浿河南限熊川又馬韓王遣使責百濟王曰王初渡河無所容足吾割東北百里之地界之云云則馬韓之為全羅地據史無疑而勝覽斷以全羅道係卞韓下不知有何明證

吾東方文獻無徵三韓之稱號非小小郡縣沿革之比而尚不的定其地論議紛紜可歎 東史纂要

三國時高勾麗則跨鴨江而有之新羅則北至漢江東南傳于海地固倍於百濟矣百濟即今全羅忠清二道之境局蹙數百里之地而能與二國爭戰何也或地小而民衆甲二國耶 謏聞瑣録

東方有朝鮮之地又有三韓之地混之則亂矣朝鮮之地即箕子舊邦衛滿所據而在漢爲四郡二府其地西南與韓地相錯東北盡沃沮肅慎北極遼河而漢書云玄莬距洛陽東北四千里所屬三縣高勾麗

縣是其一則東明王初起之地即古之朝鮮玄莬之域今之遼瀋東北之界而以地名爲國號也三韓之域即朝鮮以南之地而辰韓在東今之慶尚道卞韓在南當爲今之全羅道馬韓在西而地方最大當爲今之黃海京畿忠清等道東史言箕準避衛滿之亂入海南奔居韓地金馬郡國號馬韓金馬今之益山郡自平壤奔而入海至于益山其路蓋自西海道乘舡歷今京畿忠清等道地方而益山正今忠清全羅兩道之界則箕準之國即馬韓之域亦以地名爲國號而今之黃海京畿忠清等道皆其地也百濟温祚

王逃難南奔馬韓王割東北百里之地界之温祚初
都慰禮今之稷山縣後徙漢山今之南漢城於此京
畿忠清等道之為馬韓益明矣漢書既言弁韓在南
又言南與倭接又言與辰韓雜居衣服居處言語風
俗同其為今之全羅道地方無疑赫居世十九年卞
韓以其國降于新羅馬韓王所云辰卞二韓為我屬
國比年不修職貢是也故當時稱馬韓為西韓稱新
羅為南韓而樂浪地方在箕氏為已失之邦在新羅
無降附之時赫居世三十年樂浪人侵新羅及境而
還是也於此卞韓之不可為平安道又無疑矣蓋三

國之始赫居世起於辰韓東明起於朝鮮舊域玄菟之地温祚起於馬韓東北之地其後百濟既滅馬韓漸拓南地今之全羅道地方盡爲其所據於是卞韓入於百濟而新羅地界則西南窮於智異山矣高句麗自遼界漸東遷涓水之側既并樂浪並噬馬韓之地今之黃海京畿忠清等道地方多爲麗濟所分據及其中葉濟爲麗所困至蓋鹵王時麗兵圍北漢都城蓋鹵出走遇害其子文周王移都熊川今之公州地其孫聖王又徙泗沘河今之扶餘縣於是馬韓北偏之地幾盡入於高句麗而百濟提封遂北短於馬

韓南長於卞韓矣高句麗自東遷之後其東北之地
固稍稍入於靺鞨而其後一喪於隋再喪於唐遼東
諸城盡屬於中國於是麗之幅員亦並短於遼河南
長於馬韓矣大抵原其始而論之麗得朝鮮濟得馬
韓羅得辰卞究其終而觀之麗界馬韓濟界弁韓羅
界辰韓吉昌權近徒見其始之馬韓爲百濟而不究其
終之卞韓亦爲百濟謂益山今在全羅道地而遂以
全羅道盡係馬韓則卞韓無可指之處不得不以屬
之平安道而篤據新唐書卞韓苗裔在樂浪之說截
去苗裔二字而湊合於已說以硬定難定之論其失

遂不止以卞為馬亦以朝鮮混於韓地矣

高句麗本朝鮮之域而後并馬韓為其界百濟本馬韓之域而後并卞韓為其界新羅本辰韓之域而後并麗濟為三韓之主東明初起之地本朝鮮之玄菟舊域而後入中國為今遼東蓋建州衛等地方 東史會綱

東方地名之辯

三韓之世蠻觸紛紜隨其所在輒立名號故重複錯互如二弁韓二東濊三帶方五伽倻三沃沮四扶餘濊貊渤海松讓黃龍優渤水荇人等國分界沿革俱

無明證

高句麗地方左不可攷盖東明初起之地今皆入上國其東北為建州衛界西北為蓋州衛界非我國needs籍所能攷據而東人俚俗荒誕之言如東明麟馬等事承訛襲悮便作古實今平安一道之内山川城郭之名皆傅會於東明國史所見之名號以實其夸誕而輿地勝覽不加證辯直以東明為起於樂浪而遂以成川為松讓國龍崗為黃龍國優渤水為在今寧邊香山苻人國亦附於寧邊古跡之末此等處甚多皆似誤也

高麗史地理志曰春州本貊國春州為今之春川商書武成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孟子大貉小貉貉音貊北方夷狄之國北方地寒五穀不生惟黍生之蚤熟當武王之時箕子未封朝鮮而已有貊國孟子之時箕子子孫當守朝鮮安有貊國介於其間哉高麗地志又曰溟州本濊國溟州即今之江陵府嘗考韵會曰濊貊東夷國名漢武紀東夷濊君南閭註曰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大海余窃疑濊貊本為一國而互稱之也况春之距江陵不遠春在嶺西江在嶺東地志亦謂高麗時春屬交州道江屬東

界分和州溟州為朔方道則以溟州為朔方也為可
疑也 筆苑雜記

鴨江以西入中國以來盖牟城今為海州衛盖州復州金州衛之地挹婁國今為瀋陽中衛三萬衛之地安市城今在盖州衛東北七十里皆為渤海國之境如建安卑奢白巖等城皆不知的在何處過鴨江西沿海數百里之地俗稱弗訖里疑渤海之訛云 謏聞瑣録

安市城按漢書地理志乃遼東屬縣又東史曰安市在遼東之北云今人妄生穿鑿欲札之於鴨緑以東

則錯矣金時習遊関西録以安州為安市城可笑芝峯類說

國内城輿地勝覧引鄭麟趾說而附於義州古蹟下然唐總章二年李勣以高句麗諸城置都督府州郡奏狀云鴨緑以北已降城十一其一國内城從平壤至此十七驛通典云馬訾水一名鴨緑水源出東北靺鞨白山水色如鴨頭故名之去遼東五百里經國内城南又西南至安平城入海唐書所記亦然然則此城在鴨緑以北明矣似與鴨緑江不遠而未知其為今何所耳國内城一云尉那巖城東國地志

世俗以九都城謂平壤安市城謂在龍崗者皆誤也
九都今未詳所在而李勣鴨緑水以北未降城十一
其一安市城而註或云九都城以此觀之九都安市
本是一處而大明一統志安市廢縣在蓋州衛東北
六十里則其所在地方可攷矣按唐太宗東征渡遼
拔蓋牟遼東等城至安市十旬不克而而還則當時唐
兵未嘗渡鴨緑豈有越平壤至龍崗之理耶以龍崗
爲安市者謬妄甚矣
舊圖玄菟合於樂浪郡則在於昭帝始元五年而樂浪
罷郡爲高句麗地未詳在何時新玄菟遼東郡自漢

至魏晉慕容燕時皆爲中國郡縣後魏末爲高句麗所有蓋高句麗盛時跨遼河爲界即今遼瀋金復海蓋皆高句麗地也 東國地志

卒本川輿地勝覽以爲今成川府世相傳亦然而金富軾之說則曰通典云朱蒙以漢建昭二年自北扶餘東南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居焉號曰句麗以高爲氏古紀云朱蒙自扶餘逃難至卒本則紇升骨城卒本似是一處也漢書云遼東郡距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屬縣有無閭即周禮北鎭醫無閭山也大遼於其下置醫州玄菟郡距洛陽東北四千里所屬三

縣高勾麗是其一則所謂朱蒙所都紇升骨城卒本
者盖漢玄菟郡之界遼東京之西漢志所謂玄菟屬
縣高勾麗者是歟（東國地志）
卒本之爲今成川與否則三國史地志今關西一帶
郡縣擧脫漏無考然卒本與沸流國同是一處而在
沸流水上則本紀已明言之高麗史地志云成州本
沸流王松讓故都別號松讓成宗時所定則成宗乃
麗初之君自麗初已以成川爲沸流可見矣金富軾
乃高麗中葉以後之人而其言亦無準據則成州之
爲卒本無疑也且以本史反覆叅校東明 王朱蒙自

北扶餘南奔至卒本居沸流水上明年沸流王松讓以其國降又東明王六年滅太白山南荇人國以為邑而太白山在今寧邊府東明卒葬龍山而龍山在今平壤中和之境琉璃王既自卒本遷都國內城後太子解明在故都與其隣黃龍較力而死而黃龍國即今龍崗縣也據此以見則朱蒙所都卒本川者不應在遼東之地然則為今成川益無疑矣漢志所謂玄菟屬縣高句麗豈或朱蒙以前高句麗者歟東國地志

漢水以北遼河以東皆高句麗地也唐高宗滅高句

麗以其地分爲九都督府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總之盖其地亦至於漢水遼河也都護府尋徙遼東因失其地三國史云高句麗爲唐所滅而後其地多入渤海靺鞨新羅亦得其南境以置漢朔溟三州未知新羅渤海所得地界限何處也三國史地志高句麗郡縣只是今平安道之浿江以南咸鏡道之永興以南而止其外則舉闕漏無載盖金富軾撰史時句麗圖籍蕩無存者而止據新羅所籍以爲三國地志故新羅所得之外無可考據也然既云其地多入渤海則句麗圖籍雖無傳者渤海之籍宜有可據而富

軾未得見歟富軾雖如此鄭麟趾撰高麗志時猶可
覈實論述而亦止因富軾之緒而未知所以博考也
渤海全史今無可復見而以唐書所載及遼金元史
志並與三國高麗史叅互考覈則高句麗既滅之後
平壤以西永興以北地入於渤海及渤海亡因為女
真所據至高麗收復至鴨綠江嶺北則至　本朝始
復至豆滿江也
唐書渤海傳曰渤海地方五千里盡得扶餘沃沮朝
鮮諸國又云以濊貊故地為東京龍原府亦曰柵城
府領慶鹽穆賀四州高句麗故地為西京鴨綠府領

神桓豐正四州按渤海有十五府六十二州二卅府即
其十五之二也今以遼史地志考之則遼開州本濊
貊地高句麗為慶州渤海為東京龍原府都督慶塩
穆賀四州淥州本高句麗故國渤海號西京鴨緑府
都督神桓豐正四州云云而其八州及屬縣廢縣等
俱列載之矣
盖馬大山未知即今何山後漢書及通典云東沃沮
在高句麗盖馬大山之東又高麗林彦九城記九城
其地方三百里東至于海南接長定二州西北介于
盖馬山沃沮九城今之咸鏡道則所謂盖馬山為今

平安咸鏡兩道之界大嶺連亘者無慮矣一統志所
載朝鮮山川謂盖馬山在平壤城西其東即古沃沮
國勝覧因此載盖馬山於平壤古蹟下恐為謬矣
沃沮有東南北三國新羅始祖五十三年東沃沮獻
馬于新羅其地在高句麗盖馬山之東東濵大海北
與挹婁扶餘南與濊貊相接南北長可千里以四到
地界攷之明是今咸鏡南道之地百濟始祖四十三
年南沃沮人仇頗解等二十餘家至斧壤今平康納欵
四到地界雖不可詳似在今三甲渭江之間高句麗
始祖十年麗滅北沃沮北沃沮古肅慎氏之國在不

咸山北其地北接挹婁東濵大海在四郡爲玄菟之
地其四到地界明是今咸鏡北道及野人之地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東濵大海西接寇漫
汗北至弱水居深山之地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
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字以言語約束無牛羊畜
豬食肉衣布織毛爲布有郤常木名中國有聖王代立
則生其俗嗜凶悍尚勇力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
尺五寸楛矢尺有咫
扶餘綱目作夫餘在玄菟北千餘里南與鮮卑接北至弱
水地方二千里有城邑宫室土宜五種其人壯勇其

地出善馬其王印文曰獩王之印其國古獩貊之域
靺鞨今六鎮野人之地然百濟始祖開國河南即今
廣州之城而史云靺鞨連北境又屢書靺鞨侵百濟
至圍其慰禮都城則意靺鞨所據雜入於今江原道
古濊貊之域之間耶
我國有三浿水一今鴨綠江一今大同江一今平山
之猪灘詳在輿覽而又有三帶方一今入上國未詳
所在而高句麗史所云襲漢遼東帶方隋唐東征時
史所云從帶方道者是也一似在漢北三國交界之
間百濟責稽王二年高句麗伐帶方百濟救之者是

也一今謂南原府為帶方而史無所見
隋書裴矩云高麗之地本孤竹國周以之封箕子云
此言未知其本而輿地勝覽李詹云孤竹國今海州
也中朝永平府有孤竹古城而詹乃以為海州孤竹
亦未知何據按首陽山中有孤竹郡舊基無乃以此
而傳會其說耶 芝峯類說
漢公孫度及曹魏所置帶方郡乃分出漢樂浪郡之
帶方等縣為郡者而遼界不遠濵海之地也高麗史
地志冒系於全羅道南原府舛誤甚矣今載寧郡本
高句麗息城郡新羅改重盤郡高麗改安州後為載

寧而輿覽以息城重盤等沿革冒錄於平安道安州其亦訛矣 東國地志

東方國都記畧

平壤即箕子舊都多古跡有井田遺址華使之往來莫不往見播於題詠韓久菴百謙博雅好古以為真井田遺蹟至於板刻示人以今考之有不可信者周公之井田至孟子時已不可尋故孟子荅滕文公之問孟子只舉雨我公田一詩而已矣箕子雖實用井田有其遺址安得至今井井不紊耶是必後世好事者所為決非箕子之遺制也 涪溪記聞

我國設都邑處非一也金海爲金官國尙州爲沙伐國南原爲帶方國江陵爲臨瀛國春川爲濊貊國皆彈丸之地而各據其境如今之小邑者不可勝數慶州爲東京新羅一千年所都山川回互土壤膏沃惟蛟川一曲可遊餘無奇勝之處平壤箕子所都井田之制歷歷猶存今之外城是也其後爲衛滿所據又爲高句麗所都其國境南至漢江北至遼河高麗置爲西京以爲巡遊之地永明寺即東明王九梯宮䂓麟窟朝天石在焉永崇殿即高麗長樂宮之基都之鎭山曰錦繡山最上峯曰牡丹峯皆培塿非如松漢

都主嶽之壯峻北面無水蒙兵得以長驅南面帶江妙清據城而叛其所恨也城門宏大樓閣高亢東有大同長慶兩門南有含毬正陽兩門西有普通門北有七星門八道之中惟此都與大都相甲乙成川為松讓國古江東為陽壤國雖地勢陜隘而有山水之勝龍崗山城最壯諺稱龍官國不知所據也扶餘為百濟所都炭峴之内半月城基猶宛然雖以白馬為塹狹窄淺露非王者之居蘇定方得以滅之全州為甄萱所據不久降于高麗至今有古都遺風鐵原為弓裔所據稱泰封國至今有重城古基惟松都為王

氏興王之地五百年基業所固鵠峯為主嶽支分股
散山勢周遭我　太祖開國有移都之志先相地于
鷄龍山之南已審京邑規模未幾而止更定鼎于漢
陽術者云古有孔巖在前之語三角山西近曙驛坪
真為美壤後更相之皆山外背走之勢不如白岳之
南木覔山之北為帝王萬業之地與天無極矣諺傳松
京山谷環抱有包藏之勢故世多權臣跋扈者漢都
西北高而東南下故長子為輕支子為重至今　大
寶相傳名公鉅卿率多支子也　慵齋叢話

斡木河恢拓事顛末記畧

太祖七年斡木河實　國祖王跡所基置慶源府後
爲女眞所侵　太宗九年移府於蘇多老明年女眞
復入寇徙其民於鏡城虛其地又移府於富居增置
寧北鎭於石幕以爲塞斡木河後爲童孟哥帖木兒
所據兀狄哈擊滅之　世宗十六年以金宗瑞爲咸
吉道都節制使使復孔鏡古地宗瑞受命三年時議
爭言不便牓書日多龍城之固無山川之阻宗四散
之地而富居石幕皆非疆域之處賊滅之後布置城
邑疆域復完萬世之利也況　祖宗舊疆不可棄也
上築城便宜累千言　上善其策以邊防事專責於

宗瑞移寧北鎮於伯顔愁所斡木河西北當賊路之衝而斡朶里遺種所居置大鎮以塞北門復置慶源府於會叱家增築孔州古邑城以豆滿江為界大鎮置勵直五品寧北蘇多老徙塞內民户各一千一百户不足慶尚全羅忠清江原諸道移户四百拓地六百餘里十五年 上遣崔潤德李順蒙等師萬餘兵伐忽剌温斬首虜四百十九年復使李蕆發塞上兵三千伐婆豬雜種悉燒其廬舍斬首虜百數

日本國記聞

後漢書曰徐福入海止夷澶洲韓文所謂海外夷澶

之州是也按夷亶二州名今倭國南海道有紀伊州淡州淡與亶音相近疑即夷亶州也姜沆聞見録云倭人謂伊勢之熱田山紀伊之熊野山駿河之富士山為三神山（芝峯類説）

黑齒者東海蠻夷之國在滄海東渤海外亦曰日本之倭秦始皇時有徐市者請與童男童女五千人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為黑齒別種前古有桓武者謂之桓武天皇者也長子孫傳其世月十五日以前齋戒禮天不預朝聘討伐凡出令之事有関白主之其令於國中稱明教関白者其貴臣執國命者也（眉叟）

黒齒古無姓氏至齊梁時山成州主允恭者始稱姓氏藤氏最先平源氏次之桓武子孫爲平氏源氏云三姓皆大而源氏最盛源頼朝父祖以上多貴臣関白將軍者有頼親者生頼光頼義頼光生義家義家生爲義爲義生義朝義朝生頼朝頼朝生頼家實朝實朝十三世有道義號鹿松院者也道義三世有義成義成生義政　大明成化間稱國王者也

家康者義政十一世孫也家康沉毅多智善用兵與平行長相持関原行長兵七十萬而家康兵二十萬

家康乞降於行長曰束縛之俘擄之流徙之皆惟命
行長固已輕小家康得此而益驕卒惰家康分其軍
令一軍急絶流渡兵先據上流自領一軍乘其不戒
從下流直衝行長軍行長軍敗死
家康欲攻秀頼大板城險兵強與秀頼約為媾好陰
以奇計燒其城遂滅而代之初平源氏各擧兵爭強
至頼朝兵益強萬曆中至秀吉秀吉貌類狗自以貌
應圖讖負其強大謂天下可無而有也先言假道掃
境內伐朝鮮連勝之至平壤為遼左兵所擊破又大
敗於稷山其年秀吉死而秀頼新立國人內叛家康

因擊滅之
黑齒七道六十一州六百十一縣東極陸奥西盡肥
前四千一百五十里南極紀伊北至若狹八百八十
里其俗信鬼神事浮屠男子削鬚髮婦人委髮男女
皆服襖子貴人柒齒婦人亦柒齒故曰黑齒之夷跣
足赤頂貨物與南蠻夷雜種通商賈為利通國輕死
好擊刺 眉叟記言
日本之南水路數月程有國曰仇羅婆其國有一道
曰伎利但者其方言事天也有偈十二章其道非儒
非釋非仙別立一道凡處心行事不違於天而各盡

天尊之像奉而事之排三教如仇敵日本自古崇事
釋氏至伎利但之教入日本擯釋氏以為妖向者平
行長尊此道云盖元來利瑪竇者生于佽羅婆始創
此教偏觀天下仍畫天下輿地各以方言名諸國其
教久行東南諸夷頗有尊信之者倡我國末及知許
筠到中國得其地圖及偈十二章而來其書盖因老
子道德經及周易為别一端語極有理於于楚譚

事實

檀君史紀辯疑

上古九夷之初有桓因氏桓因生神市始教生民之

治民歸之神市生檀君居檀樹下號曰檀君始有國
號曰朝鮮朝鮮者東表日出之名或曰鮮汕也其國
有汕水故曰朝鮮都平壤陶唐氏立二十五年檀君
氏生夫婁或曰鮮夫婁母非西岬女也禹平水土會
諸侯於塗山夫婁朝禹於塗山後檀君氏徙居唐藏
至商武丁八年檀君歿松壤西有檀君塚
夫婁立爲北扶餘夫婁禱於鯤淵得金蛙以貌類金
蛙命曰金蛙金蛙悅優渤水之女感日影照身生朱
蒙朱蒙少子曰温祚檀君氏之後有解夫婁解夫婁
之後有金蛙金蛙之後有朱蒙温祚爲句麗百濟之

祖皆本於檀君氏（眉叟記言）

舊史檀君紀云有神人降太白山（今寧邊妙香山）檀木下國人立為君時唐堯戊辰歲也至商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山（今文化九月山）為神此說出於三韓古記云而今考三國遺事載古記之說云昔有桓國帝釋庶子桓雄受天符印三箇率徒三千降太白山頂神檀樹下謂之神市是謂桓雄天王也將風伯雨師雲師在世理化時有一熊常祈于神雄願化為人雄遺靈艾一炷蒜二十枚熊食之三七日得女身無於檀樹下呪願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生子曰檀君以唐堯庚寅

歲都平壤御國一千五百年周武王己卯封箕子於朝鮮檀君乃移於莊唐京後還隱於阿斯達為山神壽一千九百八歲以此言之降太白檀樹下者非檀君也以其生於檀樹下故稱檀君非降檀木故稱檀君也第其說妖誣鄙濫初不足以誑閭衕之兒童作史者其可全信此言乃以檀君為神人之降而復入山為神乎且唐堯以後歷年之數中國史書及邵氏經世書可考而知也自唐堯庚寅至武王己卯僅一千二百二十年然則所謂御國一千五百年壽一千九百八歲其誣不亦甚乎徐居正筆苑雜記有云檀

君與堯同日而立至商武丁乙未入阿斯達山爲神
享年一千四十有八歲又云檀君娶非西岬河伯之
女生子曰扶婁是爲東扶餘王至禹會諸侯於塗山
遣扶婁朝焉今按堯之元年乃甲辰則此稱與堯同
日而立者與戊辰歲立爲君庚寅歲都平壤者牴牾
矣其稱商武丁乙未入山爲神者又與周武王己卯
避箕子移唐莊京者矛楯矣罷襍如此亦可見其肆
誣也且堯之即位之日中國之書亦無可考則又何
以知檀君之與之同日乎檀君立國千餘年之間無
一事可記者而獨於塗山玉帛之會稱以遣子入朝

其假托傳會誠亦無足言者矣且其云娶河伯女者
妖異尤甚遺事又云檀君與河伯女要親產子曰夫
婁其後觧慕漱又私河伯女產朱蒙夫婁與朱蒙兄
弟也今按自檀君至朱蒙之生幾二千餘年設令河
伯女果是神鬼而非人又何以知前嫁檀君後私慕
漱者必是一女而前之夫婁後之朱蒙必是兄弟乎
且其言檀君之壽者本旣虛誕而諸書錯出亦無定
說僴權陽村近應制詩云傳世不知幾歷年曾過千
其歷年之數不曰檀君之壽而曰傳世者其於傳疑
或差近矣

箕子封朝鮮辨疑

箕子於微子之問有罔有臣僕之語故殷亡之後不欲在周五服之內避之海外之地何嘗受分土之命於武王哉然而古書多以為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有若錫命受封者然舊史亦承其謬無所是正此不但為我東史書之失實其有悖於箕子自靖之義如何哉獨洪範大傳曰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封之鄭康成曰不忍周之釋已嫌苟免也此為得之矣所謂因而封之者如項羽聞陳餘在南皮因封之之類非受命就封之謂也且遷史既曰武

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又曰箕子朝周過殷墟感而作麥秀之歌噫武王既不臣之矣箕子乃自甘為臣而作朝覲之行者寧有此理哉其誣聖賢甚矣蓋其言前後自相背戾使後人得辨其誣是則幸也且 皇明太宗永樂年間有道士涵虛子為臞者紀自古帝王年代之數名曰天運紹統其錄箕子曰按周史云箕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其詩書禮樂醫巫陰陽卜筮之流百工技藝皆從而往焉故曰半萬殷人渡遼水是也既至朝鮮言語不能通譯而知之教以詩書使其知中國禮樂之制父子君親之道始

行教以百工技藝醫巫陰陽卜筮之術始有焉不三年人皆向化崇尚信義而篤儒術釀成中國之風故曰詩書禮樂之邦仁義之國也舊史盡信其說載之於編筆苑雜記亦以深悉我國風俗許之但以半萬殷人渡遼水不知出於何書為恨而終不敢直斥其誕妄良可慨也箕子以亡國之餘遁播海外則從義之徒想必無幾詩書之文禮樂之器其能悉齎而行斯已難矣而況醫巫陰陽卜筮之流百工技藝之人又安得一一備數而來乎我國文明之教雖曰始自箕子而衛氏以後四郡二府三韓三國之際瓜分豆

割日事兵爭遺敎蕩然化爲夷狄久矣至今遺蹟之
僅傳而韋聞者只賴班史之畧及而所謂八條禁目
亦不具見然則涵虛所按周史出於何人而乃能察
察言如此哉且其所録乃以箕子爲紂之庶兄微子
之弟而武王封於朝鮮以奉殷祀至後漢爲公孫康
所纂箕子之統緒失傳焉夫箕子之爲紂庶兄微子
弟古今傳紀之所未聞至於武王之封箕子于朝鮮
云者已曰非實又况命奉殷祀初在武庚終在微子
安得又以箕子奉殷祀哉箕子之後爲公孫康所纂
云者乃因通典爲説然今考通典曰朝鮮歴千餘年

至漢高帝時滅武帝元狩中開其地置樂浪郡至後漢末為公孫康所有此與史漢所紀略同何嘗有公孫康纂箕子後之云哉以此推之其所錄我國風俗則出於後世之傳聞也雖謂之深悉亦宜其所云周史之説其為誣妄決矣

按柳州集箕子碑註曰箕子名須臾史紀評林註服虔曰箕子紂之庶兄今併錄之以備參考而涵虛子天運紹統所錄必以服虔之語為證而其為失實則甚矣申翊聖所撰經世補編曰戊子箕子率中國人入朝鮮云戊子即周成王三年也箕子之避入朝鮮

必在武王克商之初何待殷亡後十年耶且王堂綱
鑑曰箕子壬午夏朝周壬午在於戊子之前戊子入
朝鮮之說大相逕庭補編所錄左涉可疑史紀微子
世家註索隱曰杜預云梁國蒙縣有箕子塚又按大
明一統志云蒙縣無箕子墓山東布政司古蹟條云
平壤城外有箕子墓未知杜說何所考據豈傳聞之
訛耶今併輯錄以為傳疑之地云
東史諸書以箕否為箕子四十一世孫而自箕子至
箕否其間四十世繼序之君不著見惜乎我東文獻
之無徵也又諸史有曰箕子後孫朝鮮侯見周衰欲

興兵伐燕以尊周室大夫禮諫而止云此必在於戰
國之時而亦不知其世系名號故不得表出而書之
誠可慨也
按箕準借地衛滿既失其國其後孫又借地温祚竟
至亡滅養虎遺患後不懲前遂使仁賢之祀忽焉惜
哉又考李廷龜箕子崇仁殿碑畧曰馬韓末有屛孫
三人曰親其後爲韓氏曰平爲奇氏曰諒入龍岡烏
石山其後爲鮮于氏韻書曰鮮于子姓周封箕子于
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氏以鮮于綱目稱箕子封
於朝鮮其子食采於于因姓鮮于趙孟頫贈鮮于樞

詩曰箕子之後多髯翁鮮于之為箕子後不亶明矣
守洪武間有鮮于京者為中領別將其七代孫寔自
泰川來居殿側遂以寔為箕子後揭殿號曰崇仁拜
寔為殿監子孫世受云
許天使國號海嶽回到平壤問曰箕子於周武王何
年受封來此守遠接使倉卒不能對從事官奇應教
大升以能攷古事自許取史紀兩漢書輿地勝覽東
國通鑑等書叅考移日竟不知受封之年蓋通鑑外
記其周記曰西伯崩子發立是為武王元年己卯封
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但海嶽以一時大儒非不曾

見通鑑外紀也必忘其年月而謂箕子故實必載東方書籍故問之耳 稗官雜記

檀君以下諸國始祖所自出之辯

檀君之降今不可攷然其降在唐堯世則此時中國去洪荒未遠東方想或未有人物氣化之理恐或有之若新羅始祖以下乃在西漢之世東方之有民物亦已千餘年矣豈有氣化之理或言商周玄鳥巨人跡之說亦荒誕難徵而朱子猶不能斷然謂其無理予獨於赫居世如是立論今修東史盡削歷代簡冊所載之說而筆之以不知所自出無乃不合於疑

而傳疑之法耶曰此不然玄鳥巨跡不過陰陽之霊感其胎孕產育與人不異帝王之興有聞必先後世亦有如劉媼之龍感事雖非常理或不恠豈如赫居世弈降馬嘶之恠異無理耶况當時鮮燕漱金蛙朱蒙松讓皆言天帝之出閼英脫解首露閼智皆無父毋而生是何偏方小國擾擾多天神之子孫耶又况赫居世之毋或言帝室之女不夫而孕為人所疑泛海抵辰韓生赫居世遂為神云云今慶州有聖毋祠高朱蒙則晉書載記云高句麗之人自言高辛之後姓高氏云云金閼智則武烈王碑以小昊金天氏為

世系其變幻不的如此又豈可襲謬而傳訛耶疑固可傳訛不可傳也

禑昌辛王之辯

高麗禑昌父子定為王氏之說元耘谷天錫作野史而記之詳柳眉菴希春見秘史而傳之信崔妃(瑩女)視龍鱗而號哭牧隱歎禑母之黜廟其他雜出於傳記者非一則禑實恭愍王之子無疑矣當其麗運將訖王綱已解將相分門各擁私兵國勢方岌岌矣彼趙浚鄭道傳輩急於富貴陰謀易置而顧念五百年宗社傳緒既久若不以非常之惡加於君父眩惑聽聞

則無以革命始倡晦昧之說遂成冒姓之醜竟使二
十年臣事之君父子駢首就死人理滅矣可勝痛哉
況我 太祖大王神武不世東征西討功蓋三韓倡
義回軍邦域再造猶且時事多艱昌喪方極一國之
推戴天命所歸夫豈人謀自古無不亡之國何必易
其君之姓然後方可革命也哉昔秦皇之易呂晉帝
之姓牛終秦晉之世無一人敢言者豈非人臣分義
不可以疑似汚衊其君也至後世始有呂秦牛晉之
說則豈若禑昌食祿之人反噬於當日守麗季革命
之徒足以起千古之扼腕也邪議一倡至今置之於

疑信之中後來文字必曰辛禑也辛昌也螟蛉也假児也襲謬傳訛無復致疑若使禑昌有知豈不抱冤於無窮也近來又有尹月汀根壽嘗曰禑乃王氏而奸臣冒以他姓此言當為實録矣 竹窓閑話

禑昌之事當以元天錫所記為信史崔瑩死而麗無人鄭道傳入而麗有賊所謂以一人興以一人亡 象村彙言

史謂曹敏修德李仁任薦拔之恩立仁任族孫李琳之女謹妃之子昌昌之於仁任亦遠矣實求罪之辭也昌初立召仁任盖圖收諸公之謀以其久秉政為

國人所畏服欲倚以畐事耳恭讓時圃隱請命我
太祖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而並及李穡李琳亦所以
按抑偏頗之勢也綢繆於漂搖之際其心良苦
禑昌辛王之辨前輩所論不一史牒所錄雜亂隱晦
尨無可準實爲千古未決之案嘗取諸家文字叅合
而觀之竊意當以恭愍子爲斷或曰麗史以禑爲辛
旽之子而其母則般若有云禑小字年尼奴旽妾般
若之出也又云般若夜潛入太后宮啼號曰我實生
主上何毋韓氏耶太后黜之下般若獄又云般若之
被鞫也指新納中門曰天若知吾冤此門必自頹俄

而門自顏人頒異之此豈非爲旽子之明證耶曰般若固是旽之婢妾而恭愍常常往来旽家則近幸般若而有子豈曰無其理耶麗史所載雖如彼又麗史有云旽之流水原也王語近臣曰予嘗至旽家幸其婢生子毋令驚動善保護之旽既誅王召牟尼奴納太后殿謂侍中李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矣因言曰有美婦在旽家聞其宜子遂幸之乃有此兒史家既据王言而謹書之則何可硬誣之矯固而莫之信耶况中門自顏之說只堪爲毋非韓氏明爲般若出之證耳般若之出則固明矣其父之爲旽爲恭愍豈可

以中門自頹爲證予曰牧隱當革命之際不即致命雖未若圃老之明快而考其始終則乃心王氏畢境全節之人也而其謫長湍也呈都堂十絶有云放榜辛朝始出身牧隱若明知爲恭愍之子則豈忍以辛朝之說形諸吟詠之間予曰有是言也然有說焉其時國祚垂絶訛言繁興禁密牀笫之事有非外臣所得詳而禑旣名爲旽之子而見廢牧老亦旣與聞於策立則詩句之云固無足深怪然以當立前王子之說觀之其不敢必其爲非王氏可見設若牧老明知爲辛旽子則雖不能立慬於廢禑亦豈無擇立王氏

他宗室之議耶此亦可見其微意也曰龍飛御天歌有云洪武年間麗使入朝中朝人詰問何以立異姓王因以諸臣被罪禑昌之爲異姓中朝之所聞知而致詰者則其時國言之謄播此亦可見矣曰此則尤不足爲公證當是時天命已去人心有歸大小朝紳王氏之人絶小則所謂中朝詰問安知非使臣自倡自和之讆言耶既無可據之文迹又無可信之恭證殆無異於子虛烏有之問荅其於斷千古之疑烏足爲錙銖輕重耶曰苟然則其爲恭愍之子抑有明證乎曰此固疑獄也然以其時事勢恭之以著于書籍

者驗之庶可以得其情矣當是時國勢人情今可想見麗末史冊皆我 朝臣鄭麟趾等所撰而禑傳言或云初般若有娠滿月旽令就友僧能祐母家産子能祐母養之未期年兒死能祐恐旽讓之旁求貌類者竊取隣家隊卒兒置諸他所告旽曰兒有疾請移養旽許諾居一年旽取養于家以密直金鋐所賂婢金莊為乳媪般若亦未知其非其兒也恭愍常憂無嗣一日微行至旽家旽指其兒曰願殿下為養子王笑而不答然心許之旽密令其黨為牟尼奴祈福及旽誅王納之宮中云云此則又以為亦非般若之出

盖其時疑亂交扇之言無所不有此可見其一端而
亦未嘗必為旽子特以為所生毋不分明云爾旽傳
云林樸與李美沖侍王王謂美沖曰汝知阿只事矣
對曰臣已知樸帷之出問美沖美沖曰上嘗鑄金授
臣往旽家賜阿只阿只大喜旽謂余曰上數幸吾家
非為我也予具以聞故上有是言云云及旽誅樸謂
史官李至曰誅旽國家大慶又有大慶君等知之乎
上幸宮人生子今已七歲旽潛養之使國人不知是
亦當誅史官宜知之以此觀之雖在當時亦有認為
恭愍子者此亦可見則美沖等之言安知非一脈公

論乎同是記聞之言等是傳疑之辭而能祐云云則出於閭巷無根道塗之聽美冲云云則出於省闥近臣親聞之言今欲篤信於彼而忽棄於此抑何心哉況有卮言可明者耘谷元天錫不仕野居與牧隱諸老相善所著詩篇多載當時事蹟而據實直書無所忌諱有以聞今月十五日國家以定昌君立王位前王父子以爲辛旽子孫廢爲庶人爲題者曰前王父子各分離萬里東西天一涯可使一身爲庶類寸心千古不遷移又於所著野乘曰吾王之子以爲辛旽之子耘谷即其時目擊耳剽之人異乎所傳聞異辭

者情僞虛實亘無不知而記實之言如此顧不足為斷案耶退溪先生書有云國家萬世後當從耘谷議中象村欽云禑昌之事當以元天錫為信使區區之見蓋亦有所受也已

麗季事實論辯

高麗享國近五百年惟太祖創業雄畧為可觀文宗身致太平成宗景宗顯宗之流粗為少康其他則平毅宗以後無足云者元宗以後則父子爭位君臣相賊禽爾獸爾考其槩則穆宗為康兆所弑毅宗為李義旼所弑明宗為崔忠獻所弑熙宗為忠獻所放忠

惠爲元所執流于揭陽忠定遜于江華恭愍爲洪倫
所弑禑昌皆放死恭讓流于三陟蓋危亂者踰二百
年乃亡皆由於權臣竊柄 象村彙言

高麗恭愍王時王昉趙胖還自　大明曰禮部召臣
等語之曰爾國人有坡平君尹彝中郎將李初者來
訴于　帝言高麗李侍中立王瑤瑤非宗室乃姻親
也瑤與李侍中動兵將犯上國宰相李穡等以爲不
可即皆誅竄其在貶宰相等遣我來告天子仍請勑
天兵來討乃出彝所記姓名以示之臺諫請鞫彝初
之黨逮繫李穡權近等于淸州獄遣門下評理尹虎

等鞫之諸因皆不服忽雷雨大作前川暴漲毁南門直衝北門城中水深丈餘漂沒官舍客館門前有鴨脚樹數十株嶽官蒼黄攀樹以免事聞王下教釋之權陽村有詩云流言不幸及周公忽有嘉禾偃大風聞道西原洪水漲始知天道古今同 松窩雜說

元送孼僧來也擧國震駭我 太祖以褊師大破之德興遁去玄陵賞其功凱還命李文靖 穡 及我 太祖並叅大政宣麻之日玄陵喜謂左右曰文臣用李穡武臣用李某予之用人如何 太祖與文靖交甚厚請以軒名文靖以松軒命之仍作說以勗之又著

桓祖碑文後文靖流竄于外子種學種善俱遠謫而
門人鄭揔鄭道傳反攻之不遺餘力文靖作詩曰松
軒當國我流離夢裡何曾有此思二鄭況聞叅大議
一家完聚更何時首句雖可矜而意甚倨 蛟山詩話
訥齋朴祥集中甲戌九月二十八日夜在秋城衙齋
牧隱先生見夢中授詩一篇呑其半前數日與元冲
全淨 論此老心事得其實云詩曰先正韓山世已遠人
間不朽挺岩嵬史家秉筆公何在昭代凌烟影獨遥
孤竹薇巖輕聖武江都冠蓋盡神尧秋霄邂逅驚殘
夢晤語鏗然聽舜韶所謂秉筆公何在者盖指當立

評

前王之子之事也及納齋撰東國史略則引牧老嘗語人曰昔晉元帝入繼大統胡致堂論曰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東晉群臣何以安之而不革耶必以爲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捨而創造難易絶矣此亦勝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今穡於立辛氏不敢有異議者亦此意也以今觀之此筆亦豈盡牧老心事者乎蓋難言也 圃樵雜録

王氏之亡也人但知圃隱治隱能成大節而不知牧隱之爲人可惜當 太祖受命之後前朝臣庶靡然

屈膝 太祖之所畏憚者獨李穡權近二人近則方居憂未闋 太祖召穡穡至引見穡長揖不拜 太祖降御榻接以賓禮俄而侍講官以此列進 太祖還陞御榻穡昂然而起曰老夫無禮遂出世傳穡之死黯黮難明不愧圃隱云 鰲城雜說

太祖所敬重者牧隱也革命之後朝廷議將置重典 太祖特原之屢以手書召之公不得已乘轎入覲 太祖下榻相對待以故舊之禮願承教公言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啚存但當將此骸骨歸葬故山而已 太祖知不可留步出中門相揖而別丙子之夏公

懇求避暑驪興自碧瀾渡乗舟泝江有護送中使亦來至驪興清心樓之下流燕子灘公沒於舟中公之沒人多疑之盖麗氏之子孫多於舟中見處此皆鄭道傳趙浚等之術也衆人之疑不能無也痛哉 松窩

雜說

金震陽號草屋子乃麗之忠臣也其論道傳之疏曰施刑於不可刑之地求罪於本無罪之人云施刑於不可刑指禑昌父子求罪於本無罪指牧隱諸大夫也若使道傳正刑則麗祚之隕其庶不促而疏入留中伏閤之後萱出於朝而旋復入來見之令人短氣

天錫又見下

尹紹宗號桐軒實麗之細臣也為諫官言禍所失直
亇無遺蘊有若數罪者此豈真直言者哉不過谷永之
專攻上身甭彰君之惡美之掌股之間不然則何
以革面於二君也
前朝進士元天錫字子正 太祖少時竹馬交也見
麗季政亂隱居雉岳山下躬耕養親不求人知按部
録於軍籍不得已赴試一舉中進士退歸鄉里我
太宗微時嘗受業既貴屢徵不起 太宗為枉其廬
天錫避不見 太宗只招其當時爨婢賜食物而還
天錫晩年手書六卷記高麗革命時事乃糊其封題

其表曰非賢子孫不能闡歷五六世乃蕟今見存三
兩卷而已惜世無人成其美者使斯人泯泯至今按輿
地勝覽亦不載則可知一時秉筆亦未之褒録也寒
崗鄭逑觀察江原訪其墓封之又作文以祭之詞曰
山有薇蕨可以無飢室有琴書可以自怡聘幣慇懃
星宿雍容千古空山一縷清風 鷲城雜說
元天錫者高麗人恭愍時不仕居原州與牧隱諸老
相往來其遺稿中有直指當時事蹟後世所不能知
者以辛禑為恭愍子者此其直筆之尤者其詩伏聞
主上殿下遷于江華元子即位有感為題者二首曰

聖賢相遇亦當時天運循環自此知田畝豈無憂國
意更殫忠懇念安危新主臨朝舊主遷蕭條海郡但
風烟天閑正路誰開閉要見明明鑑在前以都統使
崔瑩被刑爲題者三首其一曰獨立朝端無敢干直
將忠義試諸難爲從六道黔庶望能致三韓社稷安
同列英雄顔更厚未亡邪倿骨猶寒更逢亂日誰爲
訃可笑時人用事奸以聞今月十五日國家以定昌
君立王位前王父子以爲辛旽子孫廢爲庶人爲題
者二首其一曰祖王信誓應于天餘澤流傳五百年
分揀假眞何不早彼蒼之鑑照昭然以國有令前王

父子賜死為題者一首其一聯曰一國豈能流景祚九原難可雪幽冤以韓山君被讒謫長湍為題者二首其一曰玉自無瑕事已訛荊人兩刖定非他海東風月應含憤天下英雄所共嗟萬姓同瞻新日月三朝自因舊山河明知枉正蒼蒼在寤寐祈傾體氣和詩語雖質朴多不成語而事則直書無隱比之鄭麟趾之高麗史不啻日星螮蝀之相懸讀之淚數行下大抵麗之亡由於戊辰之廢主廢主之後如牧隱儕流尚存一脉公議未泯故其時道傳紹宗等輩倡為非王氏者為忠謂王氏者為逆之論簧鼓朝廷眩惑

詩

人心遂得以魚肉士類箝制口舌董五年而國亡矣
然而草野之間有此董狐之筆豈非石壓筍斜出者
耶 晴窓軟談

麗朝節義之臣圃隱鄭公捐軀於未亡之前牧隱李
公麟齋李公種學陶隱李公崇仁草屋子金公震陽
皆畢命於改社之後掌令徐公甄叅議李公養中國
破退而終老籠巖金公澍奉使如京師歸路聞國革
之報仍居荊楚之間冶隱吉公再抗疏不仕耘谷元
公天錫隱居雉岳山我 太宗屢徵不起其餘位享
首鼎名揚臺閣者皆寥寥無聞信乎臨危立節自古

權近

難也竹窓閑話
太祖得國圃隱死之只有牧隱陽村二人猶不屈
太祖欲納陽村而無其術一夕聞陽村父僖養陽村
子吉城君蛙年既長成而未婚即以公主妻之遂與僖為
通家之親 太祖因語僖招近近不得已上京拜命
須還忠州上疏請褒贈前代忠臣鄭夢周以崇節義
臺諫論啓曰亂臣豈可謂忠臣 近之疏妄矣 上排
衆議從之時士類平日皆以近為宗自是皆反面唾
之有人失其姓名嘗潛著野史深藏于家戒子孫勿
聞及其孫啓之則直書革命時事無所隱諱乃曰此

吾等滅族之物即投火烈焰方起一人拉其一紙見之乃論權近事也有一絶句首句入于火餘三句云貧莽楊雄草太玄白首陽村讀義理世間何地不生賢逐句書近罪惡為註釋云 鰲城雜說

麗季史紀辨疑

廉興邦林堅味於麗季以貪婪一時被誅至今猶云林廉而柳希齡所撰大東詩林録詩人姓名而於廉興邦曰諫征遼被殺此則前史所無之語而希齡忽提出此言抑得之傳聞之端的者耶果若此廉固忠於謀國者也其死似非其罪許筠言當禑納崔寧妃

時興邦諫以爲握兵大將之女不可備後宮以此深觸崔瑩之怒而被酷禍云未知傳信之言耶 月汀漫録

如李資義謀欲保護獻宗不克而死獻宗乃宣宗之子既繼體而爲君資義親則其舅其保護又何罪乎不克而死天也雖死足以無愧矣麗史乃傳之逆臣夫逆臣身犯亂逆資義而有此乎可慨也已 月汀漫録

嘗考宋史如章惇蔡京秦檜輩皆在姦臣傳皆罪悪萬段後世所共稱姦人也至於高麗史姦臣傳中所

載曹敏修邉安烈行事始終未見其有姦邪之狀敏修則只聽李穡當立前王之子之言而擁立昌安烈則只私謁驪興王而已以此聲罪而置之姦臣之列烏足以服後世之人心而亦豈直筆可信之史乎且當立前王之子乃穡之言探本而指而爲罪則穡將不免爲罪首史臣以穡名儒不敢加以姦臣之名而只加之於敏修而已可發一笑 月汀漫録

麗末諸賢被禍有數端一指牧隱立昌一指中朝有言立二姓云立昌當甭固大臣道也中朝所言實不出於中朝乃其時二心者做出也自倡自和有同兒

評

語事係廢主人莫敢言機穽之慘未有甚於此時 此雖

天命有歸假手於權奸致　聖祖啓運而一時忠賢

之被誣有足以釀志士之淚矣 蒙村彙言

麗史所予奪皆未可信末年事蹟尤乖謬此雖局於

諱避然傳信之書豈容盡沒其實而蓋覆之也如立

昌見禑送[illegible]初三件事爲大罪案元臣故老顛頓流

落卒移其國彼道傳 鄭 也浚 趙 也紹宗 尹 也其無天

哉 蒙村彙言